

科幻小说精品屋系列

尤 异科幻小说近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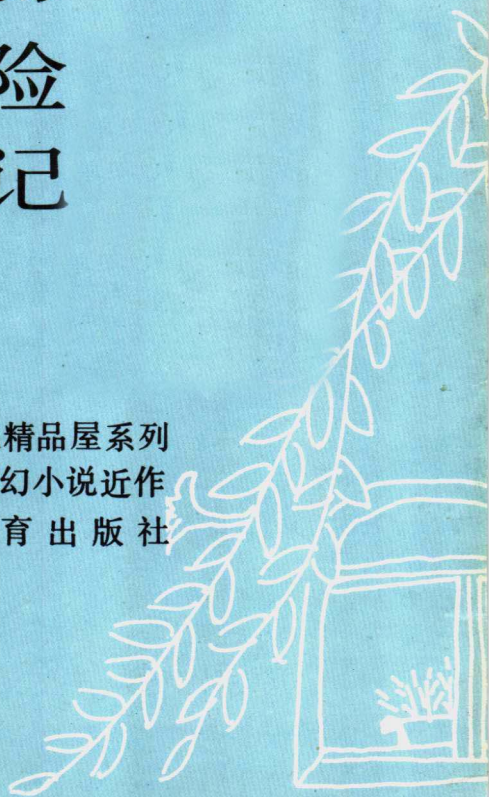
外星历险记

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外星历险记

科幻小说精品屋系列
尤 异科幻小说近作
福建教育出版社



科幻小说精品屋系列

尤异科幻小说近作

外星历险记

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梦山巷 27 号 邮编 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

(福州鼓屏路 33 号 邮编 350001)

787×1092 32 开本 5.125 印张 104 千字 2 插页

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

ISBN7—5334—1497—7/G·1139 定价：6.15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目 录

我和“机器人”	(1)
CM 闹剧	(21)
死刑	(28)
失落的金项链	(34)
温娘	(41)
割断引力波	(50)
外星历险记	(72)

我和“机器人”

一 我发现了“机器人”

夏令营的第一天，刚刚开过入营式，舅舅就来了。他和我们班主任，也是现在夏令营的指导老师——齐式跃是老同学。一见面舅舅就拍着齐老师的肩膀说：“老齐，求你件事，把我的儿子也带到夏令营去玩几天可以吗？”

齐老师笑了笑说：“别开玩笑，你家离这儿有一千多里远，千里迢迢地送孩子来参加一个夏令营？再说我这夏令营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。”

舅舅也笑了，说：“你不信？可他已经跟我来了，下午就把他送来行吗？”

一听说我这表弟来了，我心里非常高兴，虽说我和他从未见过面，可妈妈总是说：“你这么笨，连你表弟的一半都不如！”为此我对他有点儿忌妒，也有点儿好奇，更主要的是，不管怎么说舅舅的孩子是我的表弟，是我的至亲，能与他见面，而且要在同一个夏令营里玩，这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。见我一个劲儿地拍手，舅舅又对我说：“艾琳跟你一般高，希望你多多关照噢！”他说“多多关照”的时候还做了一个日本

电视剧里的动作，逗得跟前的同学都笑了。

下午艾琳来了。他个头果然跟我一般高，长得文文静静，彬彬有礼，可不知为什么我有点儿不大喜欢他。同学们也都说他太注重礼貌了。有礼貌当然是好，然而几乎近于做作和呆板了。也许我不喜欢的就是他这一点。例如每当向他介绍一位同学的时候，他总是那么严肃认真地点点头，然后重复一下自己的名字：“我叫艾琳，愿意为您服务！”

一个同学说：“看他呆头呆脑地，像个机器人！”

又一个同学说：“他好像是专门为我们服务来的似的。”

班里最小的王双喜更是顽皮，他拉起艾琳的手煞有介事地介绍这介绍那，甚至说：“那个写‘男’字的是男厕所；那个写‘女’字的是女厕所。你是男的，一定要上男厕所……”

这分明是拿人当猴耍了。我气不过，可看着他向王双喜点头哈腰地答应着，我也实在感到窝囊，心里暗暗地埋怨着舅舅：“舅舅哇，舅舅！我看你是存心让我出洋相！”同时也不断埋怨妈妈太偏向：就凭艾琳这一脸傻相还值得您那么夸张？

这天晚上是防空演习，半夜三更，一声号音把大家从甜美的梦中惊醒。宿营地不准点灯，外面又刚刚下过雨还是阴天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大家一边低声地传递着命令，一边在黑暗中摸索着穿好衣服。按照口令，各班在指定地点隐蔽起来并派出警卫哨。这哨兵之中恰巧有我和艾琳。

七月郊外的夜有些神秘，而那雨后的蛙鸣和那温馨的湿气更增添了这种神秘的色彩，到处是黑黝黝的怪影。我们离

开大家，孤零零地站在一棵树下，望着隐约迷离的远山，我心里有些发毛，好歹警报解除了，听见前面一片乱嚷嚷的声音，我跑步追上去，可艾琳却纹丝未动。我忍不住叫他：“警报解除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走？”他却说：“警报是解除了，可我们没有接到撤离的命令啊！”

“嗨，这还要什么命令？解除难道不就是命令吗？”我跺着脚说，可他还是非要接到命令不可。没办法我一个人走了，心想：留你一个人在这儿，看你还假装正经？谁知道我走出了两里远还没见他追上来。我想：坏了，这家伙真是呆住了！我只好向班长汇报，班长也只好跑回去命令他离开才算完事。

事后有人夸奖他组织观念强，也有人说他呆，缺乏应有的灵活性。我故意说他严肃认真，他却说：“其实我也知道警报解除了，任务也就算完成了，可我习惯于谁下了命令还应由谁来解除。”我心里大吃一惊：“这是什么逻辑，难道你是机器人？”

回去，躺在帐篷里我半宿也没睡着。天亮了，我终于忍不住和几位要好的同学说了。他们一听也顿时神秘起来：“嗯，兴许是。要我说你舅舅千里迢迢地把他送来肯定有原因，说不定就是想弄个机器人来蒙咱们呢！”

“对，也许这是个什么试验。”

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。忽然我见艾琳走过来，便赶紧使个眼色，大家不响了，可眼睛却不由自主地一齐转向了艾琳，不知为什么，我越看越觉得他像是机器人。

艾琳走过，王双喜说：“你别看机器人形象和人一样，可他没有心脏，肚子里也都是晶体管线路，是硬的而不是软的

.....”

“对，我们今晚就去按按他的肚子。这个任务交给谁？”

王双喜说：“那当然是艾琳的表哥为好了！”

就这样任务落到了我身上，我盘算好了；今晚我装做给艾琳盖被子的样子，顺便按按他的肚子，是真还是假我总得弄个明白才是。要知道现今已是公元 2100 年，在这个创造性的年代里，什么奇怪的事情都能发生。然而，我的行动还没开始，当天下午又出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。

这天下午是演讲会，不知艾琳是对此不感兴趣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，他的表情始终很淡漠，一点儿也不为讲演所激动，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议论纷纷，他却一个人走到小山岗上去了。

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呼喊：“不好了，有人掉下山崖了！”

大家闻声都拚命跑过去，艾琳也慢慢吞吞地跟来了。原来是另一个班的一位女同学，因追捕蝴蝶不小心从小山崖上跌下去了。她已经被人救上来，可是一条腿却被跌断了，而且是开放性骨折，血不停地流。大家都吓坏了，连班长都不知所措了，还是齐老师赶来临时给她止了血，用担架抬上一辆汽车风驰电掣般地朝医院驶去。

所有来看的人都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可是令人惊异的是艾琳却无动于衷，他始终悠然自得地摆弄着一根柳树的枝条。我气愤地骂他是冷血动物，不懂人道主义。他却说：“这种事常常是难免的，修理一下不就成了？”

“修理一下？”对人也能用这样的词语？我愕然了，不由得脱口而出：“简直是机器人！”

就这样，“机器人”这名字就在夏令营里叫开了。但谁也说不清是因为他太无情而被叫作“机器人”的，还是他本人就是机器人，这一点只有靠我们的侦察计划的实现来证实了。可惜的是一连两个晚上我都没有机会下手，因我睡得太死了，一觉睡到天亮，醒也没有醒过。

三 艾琳遇到了机器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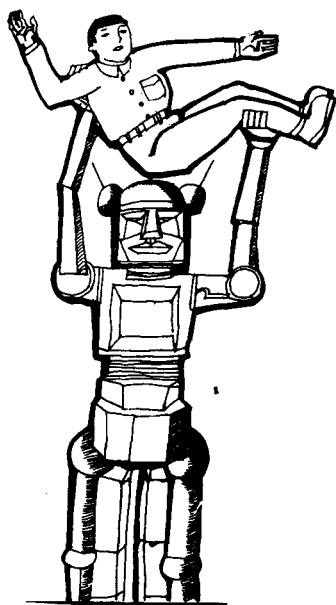
夏令营的第四天是集体参观科学宫。我们刚刚走完两个展览馆，大家在电子计算机室玩得正高兴，忽然艾琳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似的急切地跑过去。我一摆手，几个同学同我一起悄悄地跟在了他后边，只见他一头扎进了智能机器人室。

我们扒在门缝往里看着，见他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，手舞足蹈，简直有些得意忘形的样子。他见了机器人就像见了老朋友那样，显得那样亲切、那样热情，他一个一个地拥抱它们，同它们握手，我真怀疑：那些方头方脑的家伙也真能理解他的热情吗？

忽然，一个庞然大物向他一步一步地走来了，那家伙的腿就跟象腿一样粗壮，每走一步地面都有些颤动。它迈着坚定的脚步，一下，一下又一下地逼近了艾琳。

我们紧张得差点儿叫出声来。可是就在他们相距不到一米远的时候，那双粗壮的腿突然停下了。他们四目相对，好像在用目光交流着什么信息。艾琳做了一个手势，那巨大的机器人又伸出双臂把他轻轻地举过头顶，艾琳兴高采烈地欢呼着。

展览室里的管理人员被惊动了，急匆匆地赶来。我们也看得有些呆了，觉得这是我们看到艾琳的一个最富有“人情味儿”的表现。我们忍不住唸喇一下也涌了进去，谁知所有的机器人都突然地停止了一切动作，木然地呆立在那里。



艾琳被那巨大的机器人高高地擎着，不住地喊：“出去！快出去！”我们茫然失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时管理员走过来说：“展览室的机器人都有保护装置，以防发生意外事故。刚才你们乱成一团，大嚷大叫，噪音超过了120分贝，它们便自动闭锁了。现在请大家安静一点，按照顺序进行参观。”

管理员又开动了机器人，大家井井有条地循序而进。艾琳也从机器巨人身上跳下来，充当我们的解说员。我们参观了作曲家机器人、作家机器人、画家机器人、歌唱家机器人，欣赏它们的作曲、小说、绘画和歌唱，大家都觉得开了不少眼界。

中午的时候，展览馆决定招待我们一餐简单的饭菜，而且特别声明是由机器人厨师制做的，一听这话大家都雀跃地欢呼起来，因为都想知道机器人做的饭菜究竟怎么样？有的

人说一定好吃；有的认为不一定。谁都没有什么根据，只能打赌。

过一会儿开饭了，每人分到一碗米饭、一块点心、一盘菜和一碗汤。这时我发现艾琳不见了，我正在惊异的时候他回来了，原来是从厨房里弄回来一些精盐和酱油。他手里举着这两样东西大声说：“喂，谁若嫌菜淡，这儿有盐！”我一尝，那米饭和点心都做得呱呱叫，可是那菜和汤果然有点儿淡。我很奇怪，便问艾琳是怎么知道这菜会嫌淡的？

他笑一下说：“我吃得多了。当然有这个体会。”

我追问：“你吃得多了？在哪儿吃得多了？”

他岔过去说：“机器人没有味觉，所以做菜不会放盐，只能做得淡一些。这样嫌淡的人可以自己加盐，如果做咸了，那可就没办法了。这叫‘宁淡勿咸’，是机器人厨师的一条原则。”

我听得目瞪口呆，心想：“他怎么就那么了解机器人呢？”

回到营地，大家凑在一起发开了议论，王双喜嚷着说：“要我看，他就是一个机器人！”

回到营地，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发开了议论，大家都觉得艾琳有些奇怪：他对机器人的感情比对人深；他对机器人的了解比对人多……

王双喜嚷着说：“要我看，他就是一个机器人！”我连忙向他使眼角他才不响了。我们大家都有些猜疑了，又想起前些日子约定的验证办法。这一次为了干得更稳妥些，我们几个人做了分工，而且实施的方案也有了很大的改进。

这天傍晚，刚刚吃过饭，艾琳和大家一起散完了步，然后回帐篷躺下休息一会儿。我向王双喜使了下眼色，他立刻

跑出去找齐老师。一边跑还一边大喊：“不好了，有人肚子疼了！”惹得许多同学跟着他一起跑，离得很远就听他继续地大声喊：“不，不，不好了！齐老师，是艾琳突然肚子疼，在帐篷里疼得乱嚷乱滚……”

我一边听一边笑，真佩服他的表演才能，这家伙装得语无伦次的，还真有那么点意思。奇怪的是艾琳并没有反应，我回头一看：好哇，原来他这么快就进入梦乡了。大约是齐老师快走近我们的帐篷了，预先等在外面的一个同学便喊：“哎，齐老师来了，齐老师来了！”帐篷里的另一位同学听到这个信号，便大嚷大叫，煞有介事地喊起疼了，为了更好地进入角色，一边嚷还一边抱着肚子在地上滚。

艾琳被惊醒了，莫名其妙地看着，不晓得是怎么回事。还没等他寻思过来，那位嚷疼的同学突然扑到他身上，同时顺手用湿手巾淋了他一脸水。当齐老师踏进帐篷，他正在那里叫：“艾琳！你醒醒！艾琳，你醒醒！你醒醒哇！”我也连忙对齐老师说：“不好了，艾琳疼得昏过去了！”

艾琳这时突然挣扎起身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我没病！谁说我有病了？”

他越挣扎我们越是按得紧。我们一齐喊着：“齐老师别听他的，他疼糊涂了，快送医院吧！”

见这情景，齐老师相信了，也忙说：“快要车，赶紧送医院！”他的话音没落，王双喜进来嚷着：“汽车已经来了！”

“这个鬼精灵！”我心中暗喜，原来他去叫汽车了。

我们不容艾琳分辩，七手八脚地把他塞进越野汽车，接着我们和齐老师也跳上去。门一关，汽垫越野车便飞驰而去，

只两三分钟便到了最近的一家医院。

艾琳还是嚷着、挣扎着说没病，我们还是一边按着一边向大夫七嘴八舌地介绍“病情”。大夫开始检查了，艾琳知道再挣扎也没用，只好服从检查。我们看到目的已经达到，也就都不再响了。大夫东听听西按按，开始摇起头来：“嗯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啊！”他像在自言自语：“腹平软，肝不大，心音纯正……”

怎么？他的肚子是软的？他还有肝、有心脏？我们几个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，都有些大失所望了。

这时大夫断然地说：“就现在的检查看，他没什么毛病！”

我赶快接上去说：“刚才他可疼得不轻。不过现在可能是好了！”

齐老师说：“是啊，刚才疼得不轻。不过，病来得急好得快，这也是常有的事。那么我们走吧！”听这话我们几个忍不住偷偷地笑起来，不料让艾琳看到了，他火冒三丈地骂：“还笑呢，纯粹是捉弄人！”

大夫也笑了：“捉弄人是不太好的，不过现在是夏季，饮食卫生还是应该注意一些。”我们一边点头称“是”，一边走出了医院。当然，在回去的路上，我们免不了挨齐老师一顿狠狠的批评。

第二天，整整一个上午艾琳没搭理我，我主动找上他，歉意地说：“艾琳，实在对不起！其实，嘻嘻……”我忍不住又笑起来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艾琳恼怒地问。

“其实，嘻嘻，我们怀疑你是机器人！”

艾琳恍然大悟，他也笑了：“怎么样？不是吧？”

“那当然，验明正身，证明你也是血肉之躯嘛！”我连忙赔着笑脸说。可谁知他却又突然冒出来一句：“那也不保准！”说完还向我诡秘地眨眼睛。我心里又是一个折儿：怎么？难道他……

我又起了疑心。

三 “机器人”的来历

夏令营的第二周舅舅来了。我们正在举行舞会，我刚要去邀一个女同学跳舞，忽然见齐老师陪着舅舅走过来。我赶紧迎上去，问：“舅舅，您怎么又来了？坐什么来的？这么快！”

舅舅乐呵呵地说：“又到这边出差了呗！反正坐飞机还不到一个小时。”

我说：“您这么几天就来两趟，一定是有什么事！”

舅舅仍旧笑着：“没什么事，只是顺便再看看艾琳。”他旋即又问，“艾琳好吗？你们大家没欺侮他吧？”

我想起上医院的那件事，脸红了，吱吱唔唔地说：“他挺有礼貌的，大家也都对他挺好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舅舅追问。

“只是他有些古怪！”

“古怪？”舅舅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一时引来了不少同学好奇地瞅着我们。舅舅没有理睬，只是一个劲儿地问我：“你能说说他究竟什么地方古怪吗？”

我摸了摸脑袋又摇了摇头：“我也说不准，反正他跟正常

人有点儿不一样!”

“嗯?”这下舅舅陷入沉思了，好久他才抬起头来说，“你最好还是能告诉我，他跟正常人有哪些不一样。”

我又想了想，最后没有把握地猜测道：“好像是神经吧？”

“不对。不是神经！”王双喜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，这小机灵鬼插嘴说，“依我看他神经正常，理念很强，这是一般人比不了的。可是我觉得有点儿太那个了！他用手比划了半天也没说清楚“那个”是什么。

这时舅舅明白了，他接过去说：“是太理智了，以致大家对他不太欢喜了是吗？”

“对！对！”他也恍然大悟，“他多了理智，反而好像缺了一点什么东西！”

“什么东西？是普通人的感情，是吗？”

“太好了！”又一个同学拍起手来，大声说，“我早就觉得他……他……他像一个冷血动物！”说完他又觉得失言，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我连忙向舅舅说了那天有同学滚下山坡的事，我说：“他当时几乎无动于衷，还说修理修理就好了。人又不是机器，怎么好说修理修理呢？”

“那若是机器人呢？”舅舅开起了玩笑。

“是啊，我们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。可是，可是我们检验结果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……”

“还有心脏呢？”王双喜接过去说，于是大家都乐了。

舅舅狡黠地眨眨眼睛：“用什么方法检验呢？该不是硬说人家有病吧？”说得我们几个人脸全红了。

舅舅说：“你们齐老师全告诉我了。其实我认为你们没有

错，有错的应该是我，我没有把实话告诉你们。”

“怎么？艾琳是机器人？”大家又敏感起来。

“那怎么会？他也是血肉之躯嘛。”立即有人反对。

舅舅说：“当然和我们是一样的。”

“那他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舅舅说：“不用猜了。我可以向你们公开这个秘密，他虽然不是机器人，但他是一个‘人造人’。”

“什么？‘人造人’？”大家惊异起来，只听说过有人造皮革、人造蘑菇、人造肉，没听说过有人造人……”

“那——艾琳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呢？”终于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。

舅舅点燃了一支烟，慢条斯理地说，“你们都是父母生的，所以都是天然人，也是正常人。”

“那——艾琳是试管婴儿吗？”王双喜反应快，连忙插嘴。

“不，”舅舅摇摇头，“试管婴儿也可以说是天然人，因为和你们一样，他也有父亲母亲，只不过他不是母亲身体里发育的，而是在体外人工培养的。可是我们的艾琳……”

“他没有父母？”有人插嘴。

“是的。”舅舅说，“你们听说过单细胞繁殖吧？这也叫做单性繁殖。就是只从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身上取一个细胞，经过科学处理使它分裂增殖，最后直至发展成一个人。”

“这个人因为只是由一个人的细胞发展来的，因此，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，他只具备一个人的特点，也就是说他无论从相貌、体魄直至气质都同原来那人一模一样。因此有人又把这叫做人体的复制。艾琳正是用这种办法产生的一个人，因

此是人造人。由于他是我的真正的儿子艾琳的一个细胞繁殖的，所以跟艾琳长得一模一样。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的细胞长成的，所以他也是我的儿子，我也叫他艾琳……”

我们听得目瞪口呆，隔了好一会儿才有人问：

“那——两个艾琳不是弄混了吗？一喊都答应，那么到底是要叫哪一个呢？”

舅舅又笑了：“有这种情况。不过这位人造人艾琳不经常住在家里，而是住在我们研究所里，由机器人照顾他的生活，按程序安排他的学习……”

“噢，怪不得他那么像机器人呢！”我们恍然大悟了。

“对了！你们观察得很仔细，因为他是在机器人堆里长大的，所以他的行为逻辑很像机器人，思维严密，理性强，也正如你们说的缺乏人的感情。这证明人的成长不仅跟先天条件，也就是说遗传有关，也跟后天的环境教育有关。”

舅舅挨个地看了我们一遍，突然又问：“你们看过《94个小希特勒》吗？当然这是一本科学幻想小说，讲的都是编造的故事，是假的。然而，它的科学根据却是对的，在写这部小说的当时——距现在大约有三四十年了吧？那时单性繁殖的原理已经研究清楚了，甚至有人宣布已经用这种方法繁殖了一个婴儿，当然这事在当时是没有得到证实，可是对于单细胞繁殖可以说是无人怀疑了。

“从《94个小希特勒》的故事来看，那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后天的环境对人的成长的重要作用。故事中的那94个小希特勒都是法西斯分子用希特勒的单细胞繁殖的，企图制造出94个希特勒战争狂人。